

农民文艺小丛书

英雄列车

YING XIONG LIE CHE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715.8
412
B86241



农民文艺小丛书
英雄列车
郭光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锦州道6号)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64 印张 1/2 字数 9,000

1961年4月第1版 196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0,000

统一书号: T10151·224

定价: 0.06元

“兴城山海关間电讯中断，前卫車站被山洪淹沒，沈阳到北京的第12次特別快車失蹤……”

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，錦州鐵路局在派出飞机偵察也找不到列車踪迹后，向領導机关打了一份紧急报告。

行进中的列車被洪水包围，这在新中国的交通運輸史上，当然是极其偶然的事情，……可是，能在最紧急的时刻，战胜洪水，克服困难，这却〔Qùe〕不是偶然的。

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点三十五分，第十二次特別快車冒〔Mào〕着大雨，从沈阳出发，开向北京。車出沈阳站，雨越下越猛〔Měng〕，不多久便直如瀑〔Pǔ〕布一般了。可是旅客們却感到很舒服；因为当时正是盛暑，虽然是在后半夜，車厢里的空气还不免有点热乎乎的，而赶〔Gǎn〕上了这场雨，空气就变得凉爽起来了。然而誰也沒有想到，就因为这场雨，危险事件竟接踵①〔Zhǒng〕而来。

二十二日三点五分，列車进入兴城站。这时忽然接到命令，說前面的路基〔Jī〕被雨水浸松了，要列車緩緩而

① 踵是脚后跟。接踵就是紧跟着的意思。

行①。好吧，就緩緩而行。可是当列車以馬車的速度刚刚跨上長約三百公尺的石河桥上时，忽然发现前方亮出了紅色信号，要列車停止前进。紧〔Jǐn〕跟着，一位工务长迎〔Yíng〕头跑来，对司机說：前面的路基被雨水浸成了泥浆〔Jiāng〕，有的地方还出現了窟〔Kū〕窿〔Lòng〕。怎么办呢？前进不安全，后退无命令，停在这里吧更不是办法：眼看着那桥下的水翻〔Fān〕滾〔Gǔn〕奔騰〔Téng〕，一浪〔Làng〕高过一浪，离桥身越来越近了！正在值班的副列車长、共产党员李桂琴，左右为难。她不敢拖〔Tuō〕延〔Yán〕，連忙叫醒了正在休班的民警李日奎〔Kuí〕。

这李日奎是民警又是列車上的党支部

① 慢慢地走。

書記，二十四、五岁，身体瘦小而精力充沛〔Pèi〕。他听完了汇报，又察看了一下桥墩〔Dūn〕，立刻发话道：“退前卫！——哦，等一等！小李，你派人去请关队长来。”关队长就是正在班劳动的沈阳列车段党委委员、乘警队长关锡〔Xī〕谦〔Qiān〕同志。

“要不要叫醒列车长呀？”李桂琴问。

“不要打搅〔Jǎo〕她！她休班比我休得晚，够困的了。她在也会这样决定的。”

关锡谦同意了李日奎的决定，向调度请示，调度回电同意了他们的意见，下达了后退的命令。列车于五点四十五分退到前卫车站。

列车刚刚退到前卫站，便听得石河桥附〔Fù〕近轟〔Hōng〕隆隆一阵巨〔Jù〕响〔Xiǎng〕——桥被洪水冲垮〔Kuǎ〕了！全

車六百名旅客得知这消息，一个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庆幸地说：“决定得好哇〔Wà〕，决定得好！晚决定一刻咱们就都完了！”

正当大家紧张的心情松缓下来的时候，車头前远远地响起了兩响枪声，接着一个民警飞也似的跑来，边跑边喊：“你们沒有听见枪声嗎？那是水庫上放的警报啊！水庫决口了！河里的水也漫〔Màn〕出来了！还有山洪……你们看，那不是——”大家朝他指的方向一望，果然就見那西北方向白茫茫一派洪水，接天盖地而来。庄稼被淹沒了，大树被冲倒了……霎〔Shà〕时间①，各車厢旅客都惊动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身着铁路工服，中

① 一会儿。

流个，活腰〔Yāo〕身，橢圓脸，浓眉毛的姑娘，来到了車門前。这人就是列車长、党支部副書記张敏媛同志。她那鎮定的样子，先就穩住了大家的情緒。“大家不要慌〔Huang〕，車就会开的！”正当她要下达開車的命令时，車已經开动了。不用說，这又是党支書李日奎决定的。

列車緩緩后退，地势漸〔Jiàn〕漸增高；可是不到十分鐘，那水已經追上来了！在水与車头之間，忽然出現了一百多个老百姓，扶老携幼，提包背囊，揚着胳膊〔Gē〕臂〔Beì〕直奔列車而来。車廂里，有人喊着：“路基上有老百姓！救人哪！”也有几个人为难地叫道：“不能停車呀，一停大家都完了！”許多人带着犹疑的神色盯住列車长。张敏媛难住了！兩種盖过暴雨的声音在她的脑子里震响着：是救列車呢，还是

停車救災民？救列車吧，災民勢必遭淹〔Yīan〕；耳听着他們那呼救的聲音，怎能無動于心呢！救災民吧，水沖過來，路基將更要變松，車廂也可能進水，那就真有“都完啦”的危險！就在这看來好象是不能兩全的情勢下，張敏媛突然果斷地喊道：“停車救人！”同樣一句話，在同一時間里，李日奎也喊了出來。喊聲未斷，列車行李員、共產黨員梁國治當先沖出了車廂。緊接着，乘務員中好多黨、團員，好多沒有其他緊要工作的人，也先後跳下車去。同時，旅客中也是一呼百應，好多軍人、工人、幹部、學生也紛〔Fēn〕紛跳下車來。多么熱烈的場面啊！只見他們兩三個人救一個，扶老人，抱孩子，提包裹〔Guǒ〕……不到一分鐘時間，全部災民都救上了車。

这时候洪水早已赶过了车头，淹没了车轮，路基也更松软了，车载又有所增加，再加上是倒行，想开快車也快不得；而那車旁的大水正搖〔Yáo〕头前进，比車行快得多：列車随时随地都有陷在水中甚至被吞沒的危险。就这样，他們在沿路又救起了兩伙灾民，共二百多人。幸而，前面已經說过了，这車是退向高处的，最后终于摆〔Bǎi〕脱〔Tuō〕了危险。

可是，当列車爬上一段高坡停下来时，坡下坡旁已經成了泽〔Zé〕国^①。往車后一看，高坡那边，那不远的长河也涨〔Zhǎng〕大了身形。工夫不大，水也漫〔Màn〕出了河槽〔Cáo〕，要不是还有那长河桥在，真是誰也認不出河身究〔Jiù〕

① 水聚积在一起叫做澤。澤国就是到处一片大水的意思。

竟〔Jìng〕在哪里了。就这样，列車前后都是水，被困在孤〔Gū〕島上。

怎么办呢？李日奎带了几个工作人员，和一些胆子大的旅客，来到长河桥边察看綫路。正察看間，有人忽然发现不远的地方，有个老太太正在洪水渦〔Wō〕里打轉轉，兩手好象抱着个什么东西，哦〔ó〕，是烟囪〔Cuōng〕啊！李日奎倒提了一口气，連忙叫道：“同志們！快去帮忙！誰会游泳？快去救她！”

“那水一房多深，可得扯〔Chě〕着繩子去啊！”

“哪有那么长的繩子呀！？”

“有！行李車上不是載着吉林話劇团的道具嗎，我去取！”

繩子取来了。列車員馬玉林和旅客、解放軍軍官赵福祥先后跳进洪水中，向那

老太太游去。有人知道小馬不大会游泳，喊他回来，可是小馬却只顧〔Gù〕往前扑〔Pū〕；直到水深浪大了，冲〔Chōng〕得他接連喝了几口泥湯，这才不得不停下来。但是，馬玉林只稍息了一会儿，猛轉身又紧跟上赵福祥，終于扑到了老太太身边。他們把繩头拴在烟囱上，讓老太太抓着繩子，兩個人紧紧保护着她，一路游上岸〔Àn〕来。

刚上岸，又望見另一座房頂上，一个老大爷被水冲了下去，正在随着水浪〔Làng〕翻轉。馬玉林立刻又扑进水里，向那老人游去。可是他的力气已經不足了，水深浪急，眼看就要出危險，岸上的人赶忙把他拉了回来。这时馬玉林只覺得耳鳴〔Míng〕腦脹〔Zhāng〕，已經是筋〔Jīn〕疲〔Pí〕力尽〔Jìn〕。可是当他望見那老人正

在水中双手乱抓，眼看就要沉〔Chén〕下去的时候，一股勇气又涌上心头，傳遍了全身，——他又跳进水里去了。这时那老人已被卷〔Jǔǎn〕进急流中，他怎么也游不到那里了。最后，岸上的人甩〔Shuǎi〕繩子套〔Tào〕住那老人，这才救了上来。这老人是当地公社一个副食品商店的會計員，因忙于搶救公物出来晚了被淹的。

就这样，我們的英雄乘务員和旅客协〔Xié〕同动作，帮助地方干部，又从洪水里搶救出来了九个灾民。

二

人是都救上来了，可危险还没有过去：列車前后洪峰〔Fēng〕还在，而且不断在增高。列車进退不得，同上级失掉了联系。

看到这种情势，党支部連忙召开紧

〔Jǐn〕急會議〔Yì〕，對好壞兩種情況都作了估〔Gū〕計，議決了以下三條：一、共產黨員要機智〔Zhì〕勇敢，不怕任何困難，帶領群眾與洪水搏〔Bù〕鬥；二、萬一洪水上車，依〔Yī〕靠〔Kào〕並組織旅客和災民有秩〔Zhì〕序〔Xù〕地撤〔Chè〕向鐵路兩旁高地；三、積極設法與上級聯系，以便取得指示。而當前最要緊的工作是安定人心，維持好秩序。

在洪水面前，車廂里的旅客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，播〔Bō〕音器里傳出了堅定的聲音：“旅客同志們！我們列車雖〔Suī〕然被洪水包圍〔Wéi〕了，但是我們站的地勢高，水是上不來的。大家要沉〔Cén〕住氣！只要有我們乘務員在，有列車黨支部在，就一定能保證大家的安全！”

“關隊長！”張敏媛向正在廣播的關

錫謙說：“光是这样講一下怕还不够吧？我想发动旅客中的积极分子帮助咱們維〔Wéi〕持〔Chí〕秩序，你看可好？”

“好哇！你是不是想选旅客代表？”

张敏媛正是这样想的。当她走进車廂，人們立刻靜了下来。而当她說出要选旅客代表的时候，人們爭搶着举起手来：“我当！我当！”一位穿着軍服佩戴大校軍銜的軍官，向列車长行举手礼說：“我是共產黨員，請組織分配任务！”张敏媛知道，为了能把事情办得更好，必須从中好好地选〔Xuǎn〕择一番。好哇！亏她有这样高的心計，这样好的眼力，她批准的全列車四十名旅客代表，都是在与洪水搏斗过程中表現最好的人。當場她又把任务着重地交代了一遍，代表們便各自去組織自己的群众了。你就看吧：大帮小，少帮老，



壮帮弱……分撥〔Buō〕得清清楚楚，井井有条。秩序馬上好起来。

这时候太阳好象也受到了她們的鼓舞〔Gǔ〕舞〔Wǔ〕冲破云層〔Céng〕，露出头来。洪峰呢，却好象害了怕，拖着尾巴溜〔Liū〕了过去。危险解除了。

但是，和上級的联系仍是沒有接上。电杆倒了，綫路断〔Duàn〕了，前面的桥已經冲垮〔Kuǎ〕，后面的桥也不保险，路基松滑，分明寸步难行。为了接通綫路，张敏媛、梁国治、馬玉林和其他几个同志差点跑腫了腿。她們先是把活动電話机接在鐵路旁边一个临〔Lín〕时通話設備上，三叫，五叫，不通！馬玉林提起活动電話机，跑出二十来里路，把插〔Chā〕銷〔Xiāo〕接在一根电綫杆子上，五叫，十叫，又是一个不通！旅客中有兩個軍人精通无綫电技